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六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四二九五 次会议 (复会二)

2001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举行
纽约

- 主席:** 叶利琴科先生 (乌克兰)
- 成员:**
- 孟加拉国 阿赫桑先生
 - 中国 王英凡先生
 - 哥伦比亚 巴尔迪维索先生
 - 法国 莱维特先生
 - 爱尔兰 瑞安先生
 - 牙买加 达兰特女士
 - 马里 优素福·奥马尔·马伊加先生
 - 毛里求斯 尼武尔先生
 - 挪威 科尔比先生
 - 俄罗斯联邦 拉夫罗夫先生
 - 新加坡 马布巴尼先生
 - 突尼斯 本·穆斯塔法先生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 美利坚合众国 坎宁安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2001 年 3 月 13 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01/216)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2001年3月19日，星期一下午3时15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印度尼西亚和黎巴嫩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请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维多多先生（印度尼西亚）和塔德穆里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2001年3月16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其内容如下：

“谨以联合国伊斯兰集团主席的名义，请安全理事会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莫赫塔尔·拉马尼先生阁下参加安理会关于议程项目‘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此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文号为S/2001/235。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39条向拉马尼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2001年3月15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其内容如下：

“谨以阿拉伯集团2001年3月份主席的身份，请安全理事会按照《安全理事会暂定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副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阿里·艾哈迈德·阿巴斯先生参加安全理事会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的审议。”

此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文号为S/2001/236。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39条向阿巴斯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名单上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必须感谢你于星期五暂停会议，并且等过了周末。不管你是否这样说，我认为，由于我上周在国外旅行，你等我返回，以使我今天能够来亲自作这一发言。我是今天下午这一重要会议的第一位发言者，我确实为此感到荣幸。

正如我们以前多次做的那样，我们再次返回安理厅，以讨论巴勒斯坦问题。象其它问题一样，这一问题没有解决，仍然留在安理会议程上。

安理会记得，去年10月4日，就在这个会议厅，我们谈论那个叫穆罕默德·杜拉的小孩躺在他父亲身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图象。

正如我那时说过的，这“只是世界不同地区外国占领或冲突局势下成千上万儿童处境的一瞥”。（S/PV.4204，续1，第4页）悲剧在于，在过去5个月里，又有几十人死亡。我要再次诘问安理会：难道这些儿童遭到屠杀还不让人民注意到暴力每夺走一条无辜的生命，人类的一个部分就灭亡了吗？

我们在安理会议事厅辩论巴勒斯坦问题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国际社会明确地表达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也呼吁以色列撤出所占领土。然而，并没有将巴勒斯坦人民根据权利本来就应拥有的土地交还给他们。中东和平依然遥遥无期。由于安理会决议得不到贯彻，巴勒斯坦人民和处境类似的人民继续被剥夺自决的权利。就在我们等待安理会采取行动和实施通过的决议时，微弱的希

望变成了绝望。不幸的是，权利政治和政治权宜之计继续使安理会无法履行宪章赋予的义务。

毫无疑问，当前局势的恶化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国际社会应该坚决采取行动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紧迫的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他们遭遇到的是压制和极度的武力行为和实际上的经济扼制。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巴勒斯坦领土部署联合国观察员部队保护巴勒斯坦人民。这种措施是为了防止地面局势恶化起码应该采取的行动。

此外，还需采取进一步行动结束在巴勒斯坦发生的暴力。如同外国占领下其他国家人民一样，巴基斯坦一向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不可剥夺权利的正义斗争。国际社会、特别是和平进程的保障者，必须运用影响和斡旋让以色列遵守和平协议和履行1949年8月12日《第四日内瓦公约》赋予以色列占领国的法律义务和责任。

第二个问题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这一更广泛的根本问题。这涉及到为恢复和平进程作出协调的努力。非常有必要促进贯彻业已达成的协议，执行安理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使该地区避免再次陷于冲突。我们敦促有关各方采取必要措施结束暴力和恢复正常。在这方面，我们还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行动捍卫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去年，我们看到朝着和平采取了大胆的步骤。但嗣后我们很快又看到某些个人的挑衅行为严重破坏了朝向和平的进展。这种进展又因不妥协而止步不前。国际社会不应听任这种局面的继续，这只能破坏中东的未来。因此，必须迫使以色列领导人以诚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迫切需要将非常不幸脱轨的和平进程扶上正轨。

我们认为，不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就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和平。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和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

领土，包括拆除非法定居点，对和平进程确定任何有意义的进展来说都至关重要。

根据定义，中东问题的全面和平解决还应包括以色列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和充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只有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基础上才能保障该地区所有人的长期稳定和安全。

因此，亟需采取行动，特别是亟需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确保谢里夫圣城的安全和神圣不可侵犯，促进巴勒斯坦人民早日行使其民族权利。该地区和平的前景再次依赖于安理会。在安理会坚定决心和建立起能力履行自身责任和宪章义务之前，还要有多少无辜的人，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人民，而且包括像克什米尔等其他“被遗忘”冲突地区的人民死去？我们还要等待多久，世界各地被压迫的人民才能恢复其根本的权利，人类的良知才能苏醒、认识到正义和公正的重要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新西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麦凯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新西兰对以色列和被占领土上暴力的继续感到不安。从半个多世纪的冲突中可看清，暴力和镇压都不给建立和平与安全带来任何希望。

新西兰坚决谴责所有恐怖主义行动。以平民为目标促成了恐惧和仇恨。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敦促双方避免这种行动，我们敦促以色列取消其对被占领土上城镇的围困。正如恐怖主义的炸弹滥伤无辜一样，对普通巴勒斯坦人行动的限制也是如此。对巴勒斯坦人口的封锁同以色列面临的威胁不成比例，无法提供以色列寻求的安全。相反，它只会提供极端分子团体能够争取扩展其破坏活动的更有利的基础。

我们还敦促以色列发放应付给巴勒斯坦权利机构的税收款项。扣留这些资金，同关闭加沙和西岸的

经济效果一道，在被占领土上造成了可怕的局势。失去工作和希望，只能增加巴勒斯坦人口的绝望。各种冲突都有经济和社会层面，破坏巴勒斯坦经济不利于任何人，只是大大增加了人的痛苦。

新西兰呼吁双方领导人找到摆脱猜疑的方法，一道努力为两方人民提供可行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迈克达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祝贺你及贵友好国家乌克兰担任安全理事会3月份主席。我们谨祝你在承担重要的主席职责时获得圆满成功。主席先生，我们此外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对阿拉伯集团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关于召开一次安理会紧急会议的要求作出迅速反应，以讨论以色列对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平民的镇压作法和措施升级的情况。

我国代表团还谨赞扬你的前任、兄弟的突尼斯常驻代表赛义德·本·穆斯塔法先生阁下对安理会上月工作的明智指导。

我国代表团赞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代表上星期四代表阿拉伯集团而在这里所做的发言。我们今天重返安全理事会以谈及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不幸局势，反映出我们坚信安理会鉴于它多年来通过的各项决议必须承担其根据《宪章》所负的责任，以期解决中东的爆炸性局势，该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这一局势还是以色列顽固决定使用野蛮的军事力量及其鄙视巴勒斯坦人的结果。这在当代世界中，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尤其是1949年8月12日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日内瓦公约》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在全世界注目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城镇和乡村中正发生的，是最完整意义上的可怕的屠杀。它实际上是按计划执行的种族灭绝。巴勒斯坦人——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家里睡觉时，在街上走路时、

在表达其固有的权利而反对以色列占领及其继续压迫时，正被以色列的飞机、坦克和导弹杀死。美国国际行动中心组织发表的一份文件指出，以色列实际上对巴勒斯坦平民和巴勒斯坦机构使用了贫化铀弹药。这一美国组织强调，它掌握以色列部队使用这种弹药的证据。

在这4个月中，400多名儿童、妇女和其他无辜平民由于以色列的屠杀政策而成为烈士，15000多人被打伤；这些人受到永久残疾的折磨，这些伤残可能影响其以后的生活。那么本国际组织还不通过一项将制止以色列所有这种行为的严肃的决议还等什么？我们是在等巴勒斯坦人再被成百上千地杀死，或成千地受伤及成为永久残疾吗？我们是在等更多的巴勒斯坦住家被摧毁及其户主流离失所吗？我们是在等更多数以千计的果树被连根拔掉，摧毁其环境及把土地变为荒原吗？

实际上，允许以色列继续其政策意味着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其驻巴勒斯坦记者的一篇文章；它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出版的《AL-Inxaan》杂志中转摘。该文章这样描述了巴勒斯坦人在希伯伦所面临的局势：

“当夜幕降临希伯伦时，就意味着这一被分隔的城市中巴勒斯坦人的又一个恐惧和不安之夜的开始。我们在黑夜过去中希望：将看到一个对这些人及其子女更仁慈的新的黎明，他们在恐惧中哭泣着渡过黑夜。”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中东和平进程自马德里会议以来一直在失去势头和动力。在我们地区内外所有对和平感兴趣的人都非常清楚，以色列在病态的安全需求的借口下和在虚伪声称的基础上继续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是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

和平进程在所有轨道上都处于停止状态，因为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反对国际合法性，无视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并拒绝执行土地换和平的原则。

我们坚决支持上星期四安理会所说的话：上届以色列政府的下台是和平进程实际取得成果的后果。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上届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仅仅是谈论和平，而不是为实现和平采取任何具体步骤。该政府声称准备执行那些要求它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各项决议，但事实上它所提议的解决办法同那些决议相差甚远，因为它想继续其占领和霸权；维持对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阿拉伯圣地的控制；继续镇压阿拉伯公民，剥夺他们的自由、主权和尊严。

所有阿拉伯人所渴望的和平——世界一切其他热爱和平的人民同样渴望和平——是要通过以色列完全撤回到 1967 年 6 月 4 日的分界线上来归还阿拉伯人民的被占领领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愿再次重申其对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所开展的斗争和实现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这些权利包括返回家园的权利、自决权利和以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在其自己民族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

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所采取的措施导致了将西岸划分为 43 个行政区和加沙地带划分为 4 个行政区，这些不人道的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巴勒斯坦居民的行政和加强窒息性的经济封锁，以期征服巴勒斯坦人民并断绝其粮源。这使得巴勒斯坦领土局势恶化并加剧了紧张情况，反映出以色列政府的真实企图。

阿拉伯外交部长们在 2001 年 3 月 12 日的一份公报中呼吁安全理事会承担其责任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和防止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各外交部长呼吁安全理事会通过必要决议，为巴勒斯坦人民组建一支国际保护部队，并尽快将该部队派遣到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去。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为中东和平进程铺开了道路，愿再次重申安理会仍然有义务作为其战略选择而实现该地区的全面和公正和平。

我还愿重申，安理会应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证执行其各有关决议，特别是第 242 (1967) 和第 338 (1973) 号决议，还应采取导致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完全撤出的任何措施，以便实现中东的全面和公正和平。

以色列的长期镇压和侵略政策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我国人民曾对建设人类文明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们是热爱自由的人民，我们支持主权和独立原则。我们不能接受非正义、侮辱或向以色列恐怖主义屈服。和平要求正义，以色列不能在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同时实现和平与安全。我要再次强调，和平是通往安全的唯一道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的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代表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和平主席易卜拉·德盖内·卡先生。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其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先生（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欢迎你来到纽约并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 3 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确信在你的干练的领导下，安理会的工作将以建设性方式展开。

我还要借此机会祝贺你的前任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赛义德·本·穆斯塔塔大使以杰出的方式主持了 2 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成员使我有机会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身份参加关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目前局势的本次重要辩论。

安理会上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是 2000 年 10 月初。人们甚至草草看一眼近几个月来包括耶路撒冷在内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事态发展就会明白，一场十分严重的危机已经爆发，我曾在去年 10 月 4 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表明，已有 63 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1 500 多人受伤。今天，360 多名巴勒斯坦平民被杀

害，大约 15 000 人受伤。可悲的是，巴勒斯坦受害者的可悲伤亡人数包括许多儿童、妇女和老人。尽管全世界都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表示关切，但伤亡人数仍在增长。本月初，我所代表的委员会概述了对危险的实际安全局势、对和平谈判令人担忧地停滞不前和对巴勒斯坦经济可怕的恶化所持的立场。

在最近几个月中，本委员会极为关切地注意到，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暴力循环仍在继续，而且以色列国防军过度依赖武力。根据现有情报，以色列正在以不适当的武力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全境爆发的每次抗议事件作出系统的回应。另外，各武装定居者团伙经常骚扰和实际攻击巴勒斯坦平民，摧毁他们的财产并犯下罪行，但没有为此受到惩罚。以色列边防军、以色列保安部队和警察经常对定居者的暴力和挑衅行径视而不见，从而使怨气和愤怒得以在巴勒斯坦人口中滋生。

矛盾的是，一方面有人制造事端并以对抗和暴力循环火上浇油；另一方面有人却要求手无寸铁的人民制止因占领者的挑衅和惩罚性远征而引起的暴力。

本委员会还同国际社会一起谴责以色列保安部队未经司法程序杀害巴勒斯坦官员的作法，这些作法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这种行为在各方之间造成了信任危机，从而拖延了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

我们欢迎欧洲联盟在这方面采取的原则立场。委员会认为，国际社会不应在局势升级时袖手旁观。国际社会确实应该紧迫地考虑设法通过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包括建立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国际机制。我们坚定的认为，目前的现状是完全不能接受和站不住脚的，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制止暴力和流血。本委员会要求以色列新政府尊重并履行它已经签署的各项协定，并遵守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各项原则，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的规定。

我们自 9 月份以来目睹的动乱对巴勒斯坦经济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本委员会对巴勒斯坦经济因以色列

政府奉行限制性政策而迅速瓦解造成的危险尤为关切。继续关闭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巴勒斯坦领土、限制人员和物品流动，扣留关税和税收，以及其它集体惩罚性措施，这些都对整个巴勒斯坦经济产生了灾难性日积月累的影响。人们现在不可能在以色列工作也无法进入劳工市场，暴力气氛使得旅游者望而却步，粮食作物被摧毁，基础设施也遭故意损坏。巴勒斯坦人目前已被包围，并被迫每天为生存而挣扎，他们无法对其长期发展进行规划。

联合国特别协调员办事处最近的报告描述了该局势的严峻和令人不安的情况、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及其各机构即将发生的财政危机，它们有可能再也无法运作。我们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预算状况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最高优先，援助巴勒斯坦人民处理压倒一切的人道主义危机也应如此。本委员会欢迎捐助国愿意援助巴勒斯坦人。联合国就其而言应该继续动员其资源，以便为满足最紧迫的需要提供大量援助。

我现在要对和平进程的状况说几句话。我们在座各位都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谈判的冻结感到非常关切。我们曾在戴维营、沙姆沙伊赫和塔巴所取得显著进展的鼓励下有理由相信，各方正在迈向真正的突破——也许甚至达成一项协议。这些希望还没有实现，因为以色列新政府某些成员所作的一些发言表明，以色列方面似乎不准备从其中止点恢复谈判。

2001 年将标志着马德里召开的中东和平会议 10 周年。人们绝不能让过去 10 年的希望和取得的进展受到削弱。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帮助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并完成他们 1991 年大胆和负有远见地踏上的历史征程，在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 和 338 (1997) 号决议基础上最终实现和平，勇敢地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在这个历史性旅程框架内，我们绝不应忘记此行的目标，具体地说就是，在和平与安全中并通过谈判制止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

最后，我谨重申我们委员会的立场，即联合国通过其各项努力和活动应当继续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方面承担永久责任，直到按照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加以解决，并直到巴勒斯坦人民充分享受其不可剥夺和不可改变的权利——以便使我们来到本会议厅开会的现场发生的戏剧性的事件最终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代法尔德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 3 月份的主席。我们完全相信，在你明智的指导下，安理会在处理其议程上项目时将取得进展。也请允许我向你的前任、突尼斯的赛义德·本·穆斯塔法大使表示祝贺，他以高超的技巧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活动。我也谨感谢你在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一关键时刻举行安全理事会这次重要会议。

自从去年 9 月以来，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占领军采取过度和不成比例的暴力和集体惩罚行动，对付巴勒斯坦人抗议对其家园的长期占领的正当要求。在过去几个月里，在整个巴勒斯坦领土上有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杀死，数千人受伤。

此外，自从以色列侵略性更强的一派掌握权力以来，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紧张和暴力水平有了升级。除其他外，这导致进一步加紧推行封锁和包围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城市和村庄的政策。占领者加强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封锁，使巴勒斯坦人更加无法获得基本必需品和医疗治疗、出去工作和在整个地区进行货物交易。毫无疑问，这相当于集体惩罚和为了占领者的安全而绞杀整个民族。几个月来，这一政策的推行破坏了巴勒斯坦经济、在巴勒斯坦机构中造成了一个财政危机，使更多家庭陷入贫困。

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和包围巴勒斯坦人的做法戳穿了以色列假惺惺的和平意图或同该地区的穆斯林人和基督徒进行和平共存的愿望。以色列武装部队犯下的罪行同占领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以色列不断犯下的罪行和高压政策违背了它所有漂亮和空洞的寻求和平的声称。该政权是这一地区的紧张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它一方面同巴勒斯坦人进行欺骗性的和平谈判，一面对被领土的被压迫和手无寸铁的人民发动暴力攻击。

以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通常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忍受巴勒斯坦人的流血、生命损失、离乡背井和苦难，才会去束缚占领者和侵略者，才会实现巴勒斯坦人在自己土地上的自决权。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继续对以色列军队目前犯下的暴行深感不安。以色列领导人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决定，这是本会议厅中人所共知的。这种蔑视已经得到了大家的承认、使人感到遗憾和遭到谴责。但是，根本没有为此做任何事。

在这方面，我们对最近的一些说法感到遗憾，这些说法相当于鼓励占领政权对巴勒斯坦平民发动这场血腥运动。联合国一个成员国最近重申致力于把其大使馆搬到被占领的圣城——除其他外，这违背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这是对以色列政权的单方面支持，很可能使该地区的紧张进一步升级，是对占领和侵略的明显的偏袒。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尤其是本安理会——有责任进行干预，停止以色列武装部队对平民发动的这场残酷运动。毫无疑问，以色列不受制约的行动将进一步加剧整个中东的局势。安理会去年 12 月授权建立一支联合国观察员部队的决议草案遭到失败导致更多的暴力和更多的流血。从那以来，70 多个巴勒斯坦人丧失生命，更多财产遭到毁灭，巴勒斯坦平民的困境进一步恶化。

面对这种不断恶化的局势，巴勒斯坦当局和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包括伊斯兰、阿拉伯和不结盟

国家——呼吁在被占领土部署一支国际部队，以保护平民和结束以色列部队发动的血腥运动。我们期望安全理事会这次承担责任，为此目的采取具体和适当措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祝贺乌克兰和你主席先生，祝愿你们担任主席圆满成功。我也要赞扬突尼斯有效地完成主席工作。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安全理事会议程上最复杂、最常见的议程项目之一。已经通过有几十份决议，清楚地确立多数会员国争取最终和公正解决的意愿。

举几个例子，最近通过安全理事会第 1322(2000) 号决议和大会第 ES-10/7 号决议，谴责以色列部队过分使用武力，并且要求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22(2000) 号决议。2000 年 10 月 19 日人权委员会通过了一份有关该问题的决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通过一份关于巴勒斯坦的决议，载于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内。而且，秘书长也继续坚持不懈地努力，寻求解决目前危机的办法。

但是，非常令人沮丧地承认，尽管所有这些努力，以色列的侵略仍在继续，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继续遭受践踏，过分和滥用武力的情形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新的巴勒斯坦人受害，增加这一苦难的人民殉难者的人数。400 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这清楚地反映了因 9 月 28 日对谢里夫圣地的挑衅性访问而开始的至今六个月暴力惨重的人的代价。

关闭巴勒斯坦领土边界和具有严重经济后果的其他措施也公然违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力，应该得到严厉的谴责。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需要国际社会紧急援助，以避免经济崩溃。

如果以色列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许多决议，我们今天在被占领领土上看到的严重局势现在就不会发生。

在 11 月 10 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详细地描述了局势的恶化，清楚地解释了应立即部署一个观察员特派团保护的理。我国代表团愿再次重申，需要尽快部署观察员部队。

以色列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需要和愿望的政策与做法永远不会同以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的合法的和平进程相融合。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正当权力之前，在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都得到归还、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西岸和叙利亚戈兰，撤至 1967 年 6 月 4 日边境之前，中东不可能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在黎巴嫩南部的结束挑衅、在被任意和不公正地关押、拘留在以色列监狱并经常遭受酷刑的所有阿拉伯人被释放、在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465（1980）号决议拆除以色列非法定居点之前，不会有持久和平。

引人注目的是，有些安理会成员国在它们决定有人权状况必须纠正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安全理事会授权，都如此积极地推动部署人道主义干预的设想，但在这一问题上却设法让安理会或者大会不能采取行动，行使《宪章》赋予它们的权力。这最有力地说明了，要求采取人道主义干预，实际上想要促进的利益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对以色列采用不同的标准。这是美国，一个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以色列盟国，保护它自己的国家利益，任意使用其特权的一个典型例子。在不符合时代精神和反民主的表决权特权的保护下，虚伪和双重标准继续盛行。

只要联合国不担负起《宪章》和国际社会的意愿赋予它的直接和不可取代的责任，只要继续由霸权主义和狭隘的国内政策目标左右谈判的进程，就不会有和平。只要以色列政府不改变它殖民占领和公然、大

规模和系统地践踏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力的政策，只要它们拒绝继续谈判进程和履行已承担的承诺，也绝不会有和平。

古巴赞扬同时也是不结盟运动成员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以及一直在真诚地努力，争取让安理会履行其职责的安理会其他成员国所持的立场。

古巴呼吁安全理事会根据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和它自己的严肃责任，立即采取行动，不再拖延。安理会必须立即建立一支观察员部队，保护巴勒斯坦平民人口。它必须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使用武力，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关于中东问题的许多决议。这是实现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唯一道路。

乌尔德·德达什先生（毛里塔尼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感谢你的前任、突尼斯常驻代表赛义德·本·穆斯塔法先生英明地指导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今天在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开始后六个月，造成数百名烈士牺牲，数千人受伤之后开会。安理会已在去年10月和12月会议上讨论了被占领阿拉伯巴勒斯坦领土局势问题，但未能就结束对巴勒斯坦人民展开的暴力达成协定。还有其他许多倡议，也未能导致积极结果。

影响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公民的令人窒息的封锁，让无辜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生活面临悲剧，对巴勒斯坦的经济局势已产生不利影响。我们要求根据2000年10月7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1322(2000)号决议，取消这一封锁，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暴力行径。

毛里塔尼亚人民和政府充分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坚决谴责对他们所采取的无理的镇压性措施，违反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该公约必须适用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今天安全理事会应该承担起它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保障者的责任，向被占领领土派出一支由联合国

的支持的国际军事观察员部队，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必要的国际保护。因此，毛里塔尼亚代表团支持不结盟运动向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我们希望它能得到一致通过，作为保障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和打开恢复和平进程，使它重新走上正轨的可能性的第一步。

主席先生，你无疑知道，这些严厉措施阻碍了在这个亟需和平的区域实现和平。我谨以我国代表团的的名义，再次重申我们支持和平进程。我们相信，只有通过马德里参照标准、以土地换和平原则、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才能在该区域实现公正和全面的和平。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保障以色列完全撤出巴勒斯坦领土和所有阿拉伯被占领土以及使巴勒斯坦人民恢复行使其所有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决权和建立以圣城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的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毛里塔尼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扎希德先生（摩洛哥）（**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三月份的安理会主席。我还要感谢你积极召集了安理会这次会议，审查巴勒斯坦居民遭到进一步镇压以及巴勒斯坦城镇周围封锁加剧所引起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严重局势。我还要祝贺你的前任、突尼斯大使以出色的才干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他使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我们非洲大陆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我们非常认真地听取了许多关于巴勒斯坦领土内令人震惊、悲惨和令人愤慨的局势的发言。摩洛哥谨重复我们前面的发言者在这个讲台上发出的所有痛苦呼唤和理智诉求。

迄今许多个月以来，由于和平进程陷入僵局，由于这些被占领土的平民遭到镇压，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饱受暴力的蹂躏。此外，有人一直竭力要巴勒斯坦暴力受害者担负责任。不幸的是，这一暴力是对更多

暴力和许多其他挑衅行为的反应。由于封锁日益频繁而且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巴勒斯坦人的安全状况严重恶化，其日常经济生活也同时出现恶化。各新闻媒体向我们展示了儿童无法上学，母亲进不了医院的画面。这是巴勒斯坦人民本应而且应该免于这种已延续半个世纪的痛苦。这些状况只会加剧暴力。

摩洛哥非常关切这一爆炸性趋势，它威胁到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这个区域一直在争取实现其和平、稳定、安全与繁荣的权利。以色列极端暴行的数千名巴勒斯坦受害者以及由于巴勒斯坦领土被封锁而受害的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要求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必须确保那些已饱受痛苦的平民得到保护，避免年轻的巴勒斯坦国在经济上陷于崩溃。

为了重新发起和平进程，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镇压和经济制裁必须停止。而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再次呼吁以色列遵守关于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呼吁它停止镇压和封锁，因为这只会加剧暴力，进一步减少和平进程得到恢复和取得成功的机会。这一进程由于该区域迄今长时间以来所面临的漫长危机而变得非常脆弱。

摩洛哥非常关切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的严峻前景。我们与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一样，要求安全理事会制定适当措施，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在自己的领土上和平生活。我们深信，这是可能确保以色列本国安全以及整个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途径。巴勒斯坦人民必须享有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以圣城为首都的自己的国家。

安全理事会应毫不拖延地再次审查向被占领土派出一支保护部队的问题。它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促使以色列当局按照马德里协定和奥斯陆协定，回到谈判进程中。为了恢复中东和平，巴勒斯坦人民必须收复自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所有领土。他们也必须能够在其领土上建立以圣城为首都的国家。和平的道路，正如实现该区域——其中包括以色列——安全与繁荣的道路一样，当然意味着必须按照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恢复谈判，结束以色列的侵略，以

色列撤出包括圣城在内所有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以及使巴勒斯坦人民恢复行使其权利。

局势的恶化现在已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如我们所知，暴力滋生更多的暴力。国际社会现在对巴勒斯坦人民负有越来越迫切的义务。我们必须一道采取与局势严峻性相称的行动，避免发生不可避免的情况，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负有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摩洛哥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黎巴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塔德穆里先生（黎巴嫩）（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高兴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突尼斯大使在上个月担任主席期间所作的积极努力。

我们遗憾和悲伤地目睹由于以色列占领军自去年 9 月份以来一直过度使用武力，从而给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痛苦。我们对加剧施行暴力并对被占领土实行封锁，企图使巴勒斯坦人民屈服，剥夺其基本生存必需品的做法，深感关切。占领国以色列所采取的措施侵犯了巴勒斯坦公民的人权，公然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和有关议定书。被占领土上目前的悲惨局势只会加深绝望、仇恨和暴力的情绪，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

上星期四，我们听取了会员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可以公正地说，它们对为被占领土提供一支国际观察员部队表示了积极的看法。这支部队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巴勒斯坦人不受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之害，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安全需要，并帮助他们反对占领和寻求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得到国际上普遍支持的一个主张。

派遣一支国际观察员部队只是小小的一步，并不是解决以色列自 1967 年以来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这并不需要怀疑、犹豫不决或反对。派遣这样一支观察员部队的积极方面之一将是提供合理的条件，使各

方能够恢复谈判，以便继续沿着和平的道路走下去；另一个积极的方面将是体现国际社会在国际法制的构架中寻求可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的意愿。

鉴于以色列的新的政治环境，人们比以往更进一步呼吁安全理事会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协助，并减轻他们每天不公正面对的苦难。这些行动将符合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安理会建立一支国际观察员部队，作为和平道路上的第一步，现在是恰当的时机。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只有通过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 号和第 338 (1973) 号决议以及大会第 194 (III) 号决议，在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的构架中，依照马德里的条款，同时也考虑到过去谈判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才能实现保障该区域交战各方利益的公正、全面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和平与安全有其必要的条件。作为一个社会和政府，以色列应当准备接受这一点，首先是承认其它国家的合法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黎巴嫩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莫赫塔尔·拉马尼先生，安理会是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他发出邀请的。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马尼先生（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表明我们深切关注巴勒斯坦人民在遭受侵略之后所蒙受的苦难及生命和物质损失，这些侵略行径和其它做法已经造成几百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以及领土上基础设施被破坏，这是占领国以色列推行封锁和包围巴勒斯坦领土的政策的结果。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面对局势的恶化，安全理事会不会仍然无动于衷和消极，特别是因为国际社会已经动员起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大家从先前发言者在这个议席上的发言中可以看到明

证。即使被另一方视为颠覆性的应受谴责的行动，也只是清楚地表明原先问题，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迄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的处理。

然而，这些行径不能证明旨在使一整个民族遭受饥饿的制裁和集体惩罚政策是有道理的。正是这个民族是还没有实现自决权的最后一个民族，我们必须记住，持续蹂躏中东 50 多年的所有灾难都集中于对巴勒斯坦人民所强加的悲剧中。

只要没有按照本机构和大会的各项决议寻求充分的解决办法，保障该区域各国人民都有权享有尊严与和平的生活，该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就依然不可实现，而且这些动乱很有可能蔓延。和谐相处必然意味着另一方有权在拆除定居点和结束占领的情况下生存。这是真正和平的确实条件：让巴勒斯坦人享有对一个单一、不中断的领土的主权。

进一步巩固和平当然不能靠进一步的镇压、封锁巴勒斯坦领土和集体惩罚的措施。实际上，这些措施和做法只会加深对占领国以色列的绝望和更大依赖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会议组织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有效的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动。巴勒斯坦人民所作出的重大牺牲有可能由于其经济和脆弱基础设施的崩溃而变成是徒劳的。由于以色列政府的顽固不化和坚持把其挑衅和拒绝履行承诺的政策的责任归于巴勒斯坦人，该区域的局势因而变得非常严重。它对该区域、乃至全世界的和平构成真正的威胁。

安全理事会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其以往关于该问题的各项决议，努力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其所渴望的必要保护，并解除不公正的持续封锁。这是为根据十年前使和平进程得以开始的原则，即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和具有国际合法性的公正原则，在中断的地方恢复和平进程而创造有利气氛的首要步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阿里·艾哈迈

德·阿巴斯先生，安理会是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他发出邀请的。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巴斯先生（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三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

安理会现在讨论一个长期的、持续不断的重要问题；安理会必须积极地、有效地肩负起责任。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局势进入这样一种阶段：要求安全理事会针对严重的以色列措施采取紧迫的、立即的和有效的行动，以确保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领导人的国际保护。安理会应尽力防止进一步恶化，因为这将导致整个地区紧张加剧。

尽管国际社会认为尽快部署一支国际保护部队的要求是正当的、合法的，但以色列的不妥协态度和行动迫使我们提出几点。

第一，以色列正企图防止安理会通过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该决议再次谴责以色列是个对国际合法性决议、国际法和 1994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缺乏承诺的国家。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以色列走这条道路。

第二，当人们揭露以色列的真面目时，它企图在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协助下保护自己并掩盖自己的真正本质，以期阻止安理会谴责其一切镇压性措施和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战争。以色列作出这些企图，因为国际机构已开始揭露其非人道政策。在这里值得提及根据人权委员会 2000 年 10 月 19 日第 S-5/1 号决议所设人权调查委员会关于被占领土侵犯人权行径的 3 月 14 日报告（E/CN.4/2001/121）。我们敦促安理会成员听从该报告第二部分第六章第 11 段中提出的建议。该建议反映了这场悲剧的严重性，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秘密。

第三，以色列企图预先制止安全理事会决议、特别是第 1322（2000）号决议、以及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决议，这使安理会更难通过局势所要求的紧急

措施。此外，当老殖民主义已完全消失的时候，以色列继续企图转移人们对其殖民主义的注意力。这种一味搪塞的做法目的在于使问题模糊不清，以使以色列能够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占领其他国家土地的国家。这种搪塞和拖延的做法已不是什么秘密。没有人能够争辩说，占领不是危机的实质。以色列以极端蔑视的态度对待世界，尽管它的占领持续太久，并且导致局势爆炸。

第四，当没有人否认以色列对安全的要求时，它继续故意搪塞。但是，国际社会现在非常了解有关以色列立场的真相：它仅仅反映了以色列的殖民主义倾向。以色列采取所有这些措施，并进行所有这些企图，以阻止安理会通过任何将与其观点格格不入或将阻止其野心的决议。这种所作所为的支持者、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应该肩负起责任，并且进行必要的努力以使和平会谈回到正道上，而不是推行一种双重标准政策，而这种政策正是上一届美国政府的明显标记。这将加强安全理事会的信誉，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这种信誉。

阿拉伯国家联盟一向表示对该地区所有国家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兴趣，并且在每一个区域和国际场合、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上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立场。鉴于其《宪章》职责，考虑到局势的严重性，并且根据迄今为止在这场辩论中所作的发言，安理会应首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使各方能够克服目前局势，并结束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这场悲剧，其方法是通过自去年 12 月以来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这将以正视听，并将恢复中东和平进程。

第二，安理会应毫不含糊地向以色列重申，公正和平将提供真正的安全，以及只有通过执行国际合法性决议、以色列部队从自 1967 年以来被占领土完全撤走、以及根据承认在委任统治边界内的巴勒斯坦存在两个国家的大会第 181(二)号决议使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成为可能，这种和平才能实现。任何其他解决方法将注定要失败。

第三，安理会应该以最快的速度采取行动，以实现特别反映在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和大会第 194(三)号决议以及马德里和平协定中的国际合法性目标。

主席 (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维多多先生 (印度尼西亚) (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表示，我国代表团衷心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要赞扬突尼斯的赛义德·本·穆斯塔法先生阁下以高超的领导才能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工作。

鉴于这场极大的悲剧正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演变，召开这一紧急会议是及时的、恰当的。因此，我国代表团不能不对恶化的局势表示极为关切和深感震惊，因为这一局势可能不仅特别对中东地区而且对整个世界造成最严重的影响。

国际社会看到暴力加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百巴勒斯坦人伤亡。这样一种事态发展，加上对巴勒斯坦领土实行封锁，造成对货物和人的流动的严格限制，从而扭转了前几年的积极趋势，并使新生的经济急剧衰退。大家都清楚知道当前局势的严重后果：生命和财产损失巨大让人无法接受、经济苦难的永久化和对人权的侵犯，这些影响到所有人民和整个国家。更为严重的是，占领国的政策加剧了恐惧感、失望和愤怒，同时破坏了和平进程中的所有信任和信赖。再也不能允许这种站不住脚的局势继续下去了。

《宪章》赋予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因此，安理会在这一关键时刻不能坐视不管，不去履行自身责任和采取必要的紧急行动。2000 年 12 月 18 日，安全理事会没有通过决议草案，原因是缺少必要的票数。该决议草案本来要派遣军事和警察观察员组成的特派团前往制止地面局势的恶化。如果能够获得通过，就能避免巴勒斯坦生命的不必要的损失，扼制暴力的发展。

因此，安理会再也不应拖延采取这种行动了，因为晦涩的逻辑和借口再多都无法为无动于衷辩解。不容否认，不能再允许更多人死亡了，哪怕是一个人。国际社会尽管有良知，但在每天都有几十巴勒斯坦人被屠杀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如何解释自己的无动于衷呢？

鉴于情况紧迫，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当前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进行干预，在被占领土部署联合国监督部队，阻止无辜平民被杀，缓解地面局势，尽快恢复正常。

此外，我们希望恢复和增进双方信任的工作能够导致和平进程的恢复。此外，在危机的时刻，有关方必须牢记，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和塔巴赫会谈不应被遗忘，过去 10 年的艰苦努力不应付诸东流，这样，该地区今后几代人就有可能在和平与和谐中共同生存。

最后，我们坚信，和平协议的基本内容仍然没变，只能通过不带任何条件地行使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才能实现全面的和平。我国代表团还认为，联合国对作为中东冲突核心问题的巴勒斯坦问题负有历史和道义上的责任，应该继续密切参与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进程。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发言。

朗克里先生 (以色列) (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使我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关于我们地区局势问题的本次会议将要结束时发言。

以色列完全有理由认为，同安全理事会进行的对话、特别是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先生同安理会的对话，是开诚布公的，建设性的，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了解。

我们注意到安理会成员对以色列和联合国这次深入细致的对话感到满意。事实上，我国在完全根据

安全理事会第 425 (1978) 号决议撤出黎巴嫩南部后，加入了西欧和其他国家区域集团并结束了 40 年的孤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同联合国比较协调了。

我们还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看到几个安理会成员是这样-越来越认识到起义的本质，特别是它的恐怖主义性质，认识到必须明确谴责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令人无法接受的谋杀行为。

这种谴责有时看来比较沉寂，而且可以肯定说谴责的措辞十分婉转，但这些谴责依然可以察觉得出来；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行径的谴责尽管有时可能是隐蔽的，或受到冲淡，但对于恢复和平的逻辑和安全理事会的根本信誉来说是健康和明智的。

但我们希望那些对完全不顾和完全不审视更加严酷的现实而一味支持以色列过渡使用武力说法的人或许也会谴责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是极端亵渎的行为，是破坏和平进程的根本基础的毫无道理的挫折。

几个非安理会成员国也参加了这一辩论。我们对于要求恢复谈判和恢复和平的言论和逻辑的一再呼吁非常注意。阿拉伯国家常驻代表在发言中也作了这种令人瞩目的呼吁。我这里指的绝对不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代表的模棱两可的发言。我们在安理会或大会常常看到利比亚令人气愤地歪曲古代和当今犹太人民的历史。伊拉克和伊朗的发言也无助于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的和平。

但说实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发言尽管十分偏颇，仍然是有益的，因为发言结论中有一句话令人赞赏：“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冲突”。这句话来自本身经历了潜在冲突和竭力寻求国内和平的国家，有着重要的象征性。该国完全应当实现和平，我们也非常希望看到该国实现和平。

以埃及为首的一些联合国会员国认为以色列的占领是当前冲突和巴勒斯坦人民困难的根源。

让我们不要忘记，首先，推动在领土问题上作出妥协的是奥斯陆协议的核心。奥斯陆协议签署后这一

原则已经付诸实施，其结果是 97% 的巴勒斯坦人口和 42% 的巴勒斯坦领土已在巴勒斯坦控制之下。自接受这一原则以来，以色列、包括刚刚执政的民族团结政府从未对这一原则提出过质疑。

我既然为了澄清任何模糊之处而做了这种有益和必要的论述之后，现在不得不使安全理事会回过头来尽量简要地回顾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冲突的近代史。

以色列 1967 年 6 月的占领并非是凭空发生。它是阿拉伯世界——以色列的近邻与处于前列的纳赛尔统治的埃及——企图迅速消灭以色列的结果。

我还要像西蒙·佩雷斯先生几天以前所做的那样，回顾一个揭露真情和重要的事实：在 19 年中，即 1948 年——其首次消灭以色列的破产企图——和 1967 年之间，今天参与谴责以色列占领的埃及本身就是加沙地带的占领国。

同样，在 1948 年和 1967 年期间，约旦哈希姆王国掌握着西岸的命运。在那一时期，约旦或埃及从未想起在这些领土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当时本来可以做到。

以色列人当然永远不会忘记罕见和令人眩目地出现了安瓦尔·萨达特总统这样一位有远见的天才，他以其非凡的言行上的慷慨，并通过其独特的见解，促使本区域走上了和平的道路并使它能够梦想和解。在他之后，约旦的侯赛因国王陛下的高尚姿态，也加强了本区域和平的建立。

与埃及和约旦的初步和平协议，是以色列靠之能够表示其对让步、和平与和解的历史性承诺的成就。埃及和约旦当然仍然是扩大本区域和平的主要驱动力。

然而，出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我必须提出这一问题，尽管它涉及到我认为是一位个人朋友的大使所做的发言——他此外还在发言结束时直接提到我。我相信安理会知道我指的是埃及常驻代表艾哈迈德·阿德勒盖特大使。

我问自己，其发言蓄意恶毒性的原因是什么——发言的指控语调与埃及制度化或私营媒体的某些记者所喜欢的反以色列态度完整吻合。我认为如果我说艾哈迈德·阿布勒盖特大使的发言与埃及新闻界继续每天肆无忌惮地发表的无情的反以色列的种族主义专栏是完全可以呼唤的，是不夸张的。

此外，考虑到阿布勒盖特大使的长篇论述——他关于以色列的血液优越于巴勒斯坦人血液的恶意影射——我认为他的发言至少是不恰当的，是安理会所听到的最恶毒的煽动手法。

但在由一项和平协议所联系起来的两国代表之间的争辩以外，我们还必须想一想埃及社会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关系的一些根本动机。这是为了了解正导致埃及的相当部分的知识界和舆论制造者宣扬反对以色列的明显和潜伏的原因，其作法已到了有时似乎比巴勒斯坦人更巴勒斯坦的地步。

不难看出，这一知识界通过痛苦和日益高涨的意识，正挣扎于巨大的犯罪情绪之中——这一情结根植于其国家埃及对巴勒斯坦人于1948年和1967年所遭受的灾难的明显历史责任的认识。正是在这一点，我们看到与以色列关系的问题对这一知识界的实质，它过于乐于妖魔化以色列人民，以满足其表达这些感情和甚至在较小的程度上减轻其巨大的犯罪负担的紧迫需要。

如果不是为了这种态度和发言能够给以色列和大部分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和平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话，所有这些都不甚重要。

突尼斯常驻代表赛义德·本·穆斯塔法大使鉴于巴勒斯坦的要求只达到22%的领土，问“以色列期望什么？”(S/PV.4295, 第12页)。

我的回答是非常简单的：以色列期望能够在最后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协议后继续生存。以色列希望在最后协议后其划定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的领土，不会成为巴勒斯坦人对难民返回权利所规定的人口重改的对象。

大家懂得，巴勒斯坦难民的返回权利如果按照亚西尔·阿拉法特的设想执行——即可能在以色列领土上安置400万巴勒斯坦难民，远远超出最后协议所形成的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会有效地达到使以色列作为国家而按程序死亡的地步。因此，以色列不会希望为了签署一项伴随人口洪流而来的协议而死亡。这种否定——为了方便起见，我将把它说成“人口否定”——同精神否定及对耶路撒冷的神圣犹太遗址的特征否定一道，成为巴勒斯坦立场的特点。

此外，这种双重否定是亚西尔·阿拉法特拒绝同巴拉克政府签署最后协议的根本原因。这种我们都非常了解的双重否定，是由暴力和恐怖主义煽动的巴勒斯坦起义的真正原因。

确实，用在1967年领土上的“占领”一词，似乎先验地成为对巴勒斯坦人失望的最容易的解释。但我们还需要确保以色列的生存权也固定在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意识中，更广泛地是几个国家——阿拉伯或穆斯林——的意识之中，这些国家如利比亚、伊朗和伊拉克，它们继续每天宣扬消灭以色列国。

这一冗长的离题之谈是必要的，不仅是对各种问题及我的一些同事对目前以色列-巴勒斯坦危机的根源的答复，而且是为了对该问题做一些必要的澄清，并回顾一个比占领者和被占领者的简单的一分为二的作法更加复杂的现实。

正如我们一再所表示的那样，以色列坚定地寻求和平与安全扩展到整个地区。为此，我们愿同我们的巴勒斯坦伙伴们恢复对话和谈判。为恢复该对话，必须制止暴力循环和重建信任。应该由被协议和相互承认所联系在一起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尽快对此作出决定。诸如要求建立国际保护部队等任何枝叉战术只会妨碍返回双边进程。

毫无疑问，在起义和恐怖主义活动仍然猖獗的情况下，派遣一支国际保护部队——违反有关各方之一，即以以色列的愿望这样做——就等于庇护巴勒斯坦试图通过恐怖主义达到政治目的的战略选择。安全理

事会对此的核可将使奥斯陆协议毫无内容并取消上述协议以其为基础的主要支柱之一。

因此，以色列坚决反对派遣国际保护部队的决议，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希望说服安全理事会相信其有关建立一支国际代表团的逻辑性。这一逻辑更能导致和平协议——无论是象同希伯伦达成的临时协议还是象同埃及达成的最后协议。这要比过早的介入暴力和恐怖主义不恰当地寻求国际合法性的保护的局势要更为有利于确保适当执行该协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要求发言。

基德瓦先生（巴勒斯坦）（以阿拉伯语发言）：实际上我真不知道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发言实质是什么。以色列在安全理事会同一场会议上是要行使答辩权还是作第二次发言？或许比该发言性质更为重要的是该发言的内容；其内容至少反映了通常以色列的傲慢和顽固。实际上，我们原来以为以色列大使要作的发言不是这样的。但似乎我们都应相信他前面的发言。

我想再次指出以色列外长希蒙·佩雷斯和安全理事会之间举行的会议和该次会议的结果。今天不同报社援引了佩雷斯先生下面的话：

（以英语发言）：

“希蒙·佩雷斯外长今天说：‘只要巴勒斯坦人继续要求联合国在西岸和加沙地带部署观察员，同巴勒斯坦人的谈判就不会恢复。’”

（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是对我们的威胁还是对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威胁。以色列为什么拒绝接受谈判？有关各方的一方根据国际法并且没有违反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诉诸安理会来恢复局势以便实现和平。这里以色列的逻辑同我们所了解的以色列的逻辑非常不同。

现在我来谈一下以色列代表所作发言的内容和他在谈到起义的“恐怖主义”方面所使用的字眼等等。

当然这代表着严肃而危险地回到了和平进程开始前所盛行的词汇。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客观的方式谈论占领国严重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和该占领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如果以色列一方一意孤行，我们也准备使用和平进程开始前使用的同样表达方法。

我想说明的另一点是，以色列大使表示，97%的巴勒斯坦人民和42%的巴勒斯坦领土在巴勒斯坦的控制之下。当然这些数字是不准确的，因为仅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就有20多万巴勒斯坦人。我们还知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下的领土的一半以上仍然在以色列部队的安全控制下。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以色列人认为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受孤立的行政区内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这是一件好事。实际上这反映了种族主义思维，与种族隔离下的种族歧视和在南非建立班图斯坦没有什么不同。

或许在六个月前开始的行动之前还有可能作这种声称，即以以色列人民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处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范围之内；六个月前开始的行动包括实施围攻、封锁、扼杀和我们经历的各类其它痛苦。谈论诸如由于巴勒斯坦人民已经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控制下因而以色列不再是占领国等问题是荒唐和不能接受的。

我们本来希望听到更加严肃和完全不同的发言。实际上，主要问题是占领。这场悲剧的精髓是以色列方面不想理解这一点，这就是我们沦入这种境地的原因。我希望，这种情况不因这种顽固和固执立场而恶化。

以色列大使不喜欢另一位同事提及绝不能区分以色列人的血和巴勒斯坦人的血。这里的问题是什么？何为不区分双方之血的问题？问题是：以色列和以色列官员所持的立场证实了我们的猜疑，即他们认为以色列人的血比巴勒斯坦人的血更宝贵。当巴勒斯坦受害者十倍之多时，我们怎能说巴勒斯坦人是目前

悲剧的真正根源？更糟糕的是，以色列大使在第一次发言中多次指责巴勒斯坦人。这些指责的意思只能是，巴勒斯坦人都是非常奇怪和不正常的怪物。他们不是人，因为他们在受镇压时感到愉快；他们寻求镇压，而且他们在子女被杀害时感到非常高兴。这些指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怎能指责整个手无寸铁的人民对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动武和施暴？这意味着什么？

以色列大使还谈到另一位同事所说的话，即以色列的实质立场是反对巴勒斯坦在难民重返家园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巴勒斯坦的情况不是这样。当然，我们说必须维护巴勒斯坦难民的权利。我们强调，以色列应该根据国际法，原则上接受其对巴勒斯坦难民的义务和责任，并对不愿回国的难民予以赔偿。

但这只是片面情况。我们还说过，我们准备就可以顾及包括以色列安全需要在内以色列人所有担心的某些机制同以色列方面进行谈判。以色列方面既不接受这一点，也不应把我们的立场描绘成要求以色列自杀。因此，这里有一个概念问题。

大使曾说，尽管巴拉克先生作出许多让步，阿拉法特主席仍拒不签署协定。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已在早些时候的发言中论及这一点，我们将不重复已经说过的话。但现在重要的是现任总理沙龙先生现在就和平进程实际说什么话。

以色列是接受恢复谈判呢，还是努力避免谈判并提出各种幌子和借口，即它创造的并对此负责的借口？以色列是否接受从其中止点恢复谈判？以色列是否将顾及已经取得的进展？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是否同意对已经缔结的协定负责，并就最后地位问题进行谈判。

或者以色列要破坏所有这一切，给巴勒斯坦人民强加新的过渡进程？以色列总理实际上是这样公开表示的：他要撇开此前谈判达成的所有协定。以色列大使随后来此就以色列的和平立场对我们指手画脚。

我们现在才理解以色列为何拒绝在联合国支持下建立观察员部队。什么是其真正理由呢？以色列人过去经常谈到该问题国际化和以色列拒绝该问题国际化。他们也许断言这确实无法接受。他们还谈到摄像机和大众媒介比暴力行径更危险。他们没有告诉我们这样说的理由。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指控是不对的，大众媒介将揭露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从事的暴力行径。

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巴勒斯坦方面在邀请军事观察员时“扬弃”暴力行径，它是否真是反对暴力？我们的答复是，我们认为，观察员的存在将为控制各种形式的暴力行径作出积极贡献，并有助于把局势恢复到9月28日以前的情况，直到我们就最后地位达成协议为止。

这里的问题是什么？这里的问题是国际社会在以色列的顽固立场面前犹豫不决，原因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最强大的理事国继续支持以色列。以色列没有被迫认真对待安全理事会，因为安理会在以色列面前一直犹豫不决。谁会这样做？一位外交部长怎能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后威胁巴勒斯坦方面说：“如果你去安全理事会，我们就不再承担责任。”为何如此？

当然，我们向这两天参加讨论的所有国家表示感谢。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发言都非常积极。我们对他们所持的立场再次表示感谢。

有些发言者使用的逻辑我们不能接受。这种逻辑也助长了以色列目前的立场。

我们的问题是同这少数国家进行对话，以此达到所谓的人为平衡。我们在法律、政治和道义上不同意这种所谓的人为平衡。实际上，我们不接受在占领军的力量和被这种占领所征服的人民之间作比较。这不能比较。说实话，我们很担心少数国家在以色列加紧镇压巴勒斯坦人民时的犹豫态度。问题是，这些少数国家相信，以色列减缓其实行的封锁和包围就是积极的事。怎么会是这样的？我们怎能认为减缓封锁就是积极的，而不要求停止这种封锁？这等于是请以色列

在一有问题时就实行封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采取这种行动。只要以色列遇到任何问题，它只需加紧采取侵略措施，然后它恢复以前的局势；我们国际社会的代表就会对以色列这样做大肆表扬。这是否合理或讲道理？

主席先生，我们只是呼吁你和安理会遵守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最低标准。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仅此而已。不要支持不利于和平进程的任何立场。不要支持要你超越国际法的任何立场。我们有权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其本身的决议、甚至根据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签署的和平协定以及《宪章》承担责任，采取必要措施向

巴勒斯坦人民提供起码的保护，停止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悲剧。主席先生，这就是我们要你做的事。

我们将以开放的思想 and 宽大的心怀处理这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做，借以向双方发出正确的信息，即安全理事会最终能够帮助改变这一不断恶化的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本次会议的发言者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其议程上项目的下次会议的时间将在同安理会成员协商后确定。

下午 5 时 35 分散会